

# 戰販狂想曲

著 譯  
金 可  
戈 大  
包 郭



# 戰 販 狂 想 曲

包戈金著 郭大可譯

中外出版社

---

**戰 販 狂 想 曲**

著 者 包 戈 金  
譯 者 郭 大 可  
出 版 者 中 外 生 活 社

北京西長安街甲二十三號

電 話 (二) 〇 六 七 九

刊 期 一九五一年一月出版  
一九五一年六月再版

---

**★ 有 版 權 ★**

---

京再 (5001—10,000)

## 剖 視 美 國

- 美國手冊……………柯柏年主編（改訂四版）…22,000
- 馬恩論美國……………摩萊斯著 孫承佩譯… 1,700
- 論美國帝國主義……………列昂節夫著 朱葆光譯… 4,400
- 一千個美國人……………喬治·賽德爾作 于友緒寫… 6,100
- 美國外交官真相……………布加爾著 于小魚譯… 4,600
- 美國財閥政治與強盜幫會  
……………米那耶夫著 曉 歌譯… 2,500
- 高爾基筆下的美國……………高爾基著 唐 人譯… 3,800
- 基地與美國……………曼立翁著 曹德謙譯… 5,300
- 美帝國主義的軍事危機……………潘 非著 …… 2,700
- 世界主義——美國戰敗的工具  
……………魯賓斯坦著 蔡時濟譯… 4,300
- 美帝的御用文人……………謝比洛夫著 達 聞譯… 2,700
- 美國原子詭詐的破產……………魯賓斯坦著 林 逸譯… 3,200
- 華爾街——美國大獨裁者  
……………羅札諾夫著 于 友譯… 5,300
- 美國的法西斯政治……………莫森斯基著 于 友譯… 3,400
- 論美國在太平洋上的侵略……………阿瓦林著 霍應人譯… 3,800
- 美國簡史……………潘 非著 …… 5,800
- 美國的私刑……………舒 爾著 李 林譯… 2,600
- 美國侵日政策……………愛杜斯著 宋逢春譯… 2,500

---

## 剖 視 美 國

- 美國的進步力量……切普拉柯夫著 郭文祖譯… 3,100  
荒謬的例外論——美國經濟思想批判  
……………別洛夫著 曉 歌譯… 4,600  
美國現實與青年……伏隆斯基著 朱葆光譯… 7,900  
戰販狂想曲（劇本）……包戈金著 郭大可譯… 5,700  
總統的同鄉（劇本）……蘇羅夫著 李國恩譯… 4,500

## 國 際 時 事

- 亞洲曙光……葉爾瑪朔夫著 李相崇 徐警青譯… 9,800  
梵蒂岡——和平與民主的敵人  
……………塞因曼著 謝光生譯… 2,700  
挑釁戰爭的人們……彼得洛夫著 曉 歌譯… 4,000  
反和平的陰謀……巴 克著 紀 緒譯… 5,800  
英國工人在戰鬥……波立特著 歐 英譯… 3,000  
團結——工人階級的武器……梁 永 吳 民譯… 1,400  
兩個陣營（劇本）……亞柯布遜著 郭大可譯… 4,400  
資本主義的強制勞動……切普拉柯夫著 天 浪譯… 5,100
-

## 人 物

歐司克·福斯特——瘦子，一個有派頭的紳士，面貌削瘦而忠厚，是一個中等事業界的美國人。

葛洛莉——歐司克的太太。

克爾力·福斯特——他們的兒子，面貌漂亮，精神飽滿，目光沉毅，二十六歲。

南茜——一個染着時髦的金褐色頭髮的女郎。

喀果達（又名玫瑰色的查理士）——一個逍遙在休息中的芝加哥土匪，態度像一個屠戶。

尼克·可拉克——一個下流的新聞記者。

羅賓——一個富有精力的又帶幽默的純粹美國人，一個搞職工運動的青年。

湯姆斯·布隆——愛爾蘭人，兩隻冷酷而流動的眼睛，赤紅臉，大肚子，活像一個大力士，大富翁，又是有勢力的國會大頭領，民主黨主要領導人之一，典型的「政治領

納」，五十多歲。

凱羅琪——  
朱麗亞—— } 布隆的兩個女兒，第一個十六歲，第二個十多歲。

莊尼·威納爾——服裝漂亮，嗓音諂媚，態度和藹，一張懷洋洋意大利人的灰暗臉，留着小黑鬍子，有錢，坐過幾年，布隆的侍從長，又是民主黨的顯要人物之一。

梅邱茲——職業刺客，有一張無精打彩的臉，布隆的保鏢。

魏爾農·密勒爾——一個德國種的美國人，政客兼經營家，照他說話的語氣態度像一個歐洲人，將近四十歲。

巴貝拉——天主教女修道院院長兼聖教會會長。

查理士·司垂特——  
查理士·菲施—— } 兩個都是專能耍手腕的人。第一個第二個不愛說話，全是美國幾個大保險公司的代理人。

甘瑞·菲洛奈——未來的參議員，貴族式的一個有逢場湊熱鬧怪僻的人。

范西士·麥唐納——一個粗俗而討厭的人物。

茶房——一個黑人。

偵探——一名。

警察及其他人員數名均不用贅言。

故事發生在戰後密蘇里州一個大城市——堪薩斯市內。

## 第一幕

## ——第一場——

「貴族式大飯店餐廳裏面的一個單間，正對着門在牆上有一塊大鏡子，在另一面牆裏有一個深入的壁架還有一張沙發椅，傢俱不太多，一個黑人茶房，一面唱着黑人小調，在靠牆的小桌上用心地安排着各種顏色各種牌子的許多酒瓶子。」

「喀果達進來，穿着長燕尾服，胸前上帶着一朵白花。」

茶房（機械地歡喜着）： 噫，先生！……

喀果達（粗魯地）： 把窗子都打開，在這麼好玩的晚晌還關着窗子，真是渾蛋事。

茶房： 這裏沒有窗子，先生。

喀果達： 是呀，我懂得，這是貯藏室，保守秘密的！可是這裏悶氣呀！

茶房： 這裏的空氣總是乾淨的，先生。



喀果達（感情用事地）：渾蛋，你在鯨魚肚子裏住過呀？

茶房：我可沒有過這種福氣，先生。

喀果達：渾蛋，這裏正是一個鯨魚肚子，來雪茄……

茶房：是，先生。（指著酒瓶說）鷄尾酒？威士忌呢？

喀果達：我是一個體面人，我就喝法國香檳，去吧。可是  
為什麼鬼事兒……

「茶房出去，凱納爾進來，他穿著燕尾服，門財開在那裏。」

為什麼鬼事兒，您把我找了來，凱納爾先生？

凱納爾：等一會你就知道啦，你都到什麼窩裏面泡去啦，  
小子？

喀果達：芝加哥的土產都認為你們這個「世界」大飯店在  
堪薩斯城是美國最好的一個安樂窩。

凱納爾：你們諸位的口味倒還不錯。

喀果達：我對於這個窩可已經够啦，不，莊尼，每星期有  
三次從六點到九點我還得著點精神食糧呢……

凱納爾：跟這裏那個女……

喀果達：對不起！每星期三次我坐車到你們有交通的城外  
一個貴族俱樂部去，那裏老一點的人跟紳士們都研究聖  
經……十誡……您，當然，想像不出來這算是怎麼一檔  
子事……我現在曉得了我們的祖先曾經度過游牧式的生  
活，阿布拉姆，林肯……伊薩克，牛頓……諾伊……都  
是不可思議的人物。我鄭重地跟您說吧，莊尼，聖經的

阿布拉姆特別使我想起阿布拉姆·林肯來了。

甄納爾：我可告訴過你囉，喀果達，你不要喝醉了再到這裡來。

喀果達：我的父母全中的是酒精的毒，所以我永遠不喝醉了酒。

「茶房走過來。」

茶房：雪茄，香檳，先生。

甄納爾（對茶房說）：把香檳放到那裡（指著壁面。）門就讓它開着吧。

喀果達（莫名其妙的樣子。）：爲什麼放到「那裏」呢？

「茶房把香檳放在壁面就走出去。」

甄納爾（鄉愁地）：它可會給你一個確兒驚騰……在用過精神食糧之後你就能一時地自己變成魔鬼囉。

喀果達：我明白呀。

甄納爾：你馬上就有機會聽聽渾人跟聰明人的談話囉。

喀果達：如果您就爲這件事兒把我叫到這裏來，那我在反美行動調查委員會裏面就能得到這種耳福囉。

甄納爾：你還要聰明哪，喀果達，臭的很。我恐怕你會把臨到老境的政治生活搞丟了。

喀果達：這個大權就在您啦。

甄納爾（看著錶。）：那就言歸正傳吧，查理士，言歸正傳吧，玫瑰色的，一個找我談話的人——一個青年人又是

鬥拳家。他要一暴燥過了火，你就走到這裏來……（他走向大鏡子，就自己顯影自責起來。）你就衝着我們這裏走來，讓他曉得不應當暴燥。

喀果達：就爲這件屁事把我拉到這裏來噠？太小瞧人噠。

甄納爾：不，朋友，我對你很尊敬……

喀果達（注視着甄納爾）：我的天呀！貴族的生活方式甚至把最天真的孩子們都毀成這樣噠。莊尼，您，大概常撲粉吧？

甄納爾：對噠。

喀果達：真糟糕，您也許抹抹口紅吧？

甄納爾（留在鏡子旁邊。）：是的。

喀果達：我都噁心了，我得嗽嗽口去噠。

甄納爾（遲疑地）：別裝蒜噠，到這裏來，往鏡子這裏來，請你快快地。

「喀果達向鏡子跑過去。」

你瞧，看見從大廳走出來的那一個人沒有？

喀果達：看見了。

甄納爾：你瞧他往這裏越走越近了。

喀果達：看見了。

甄納爾：就是這個青年人。我想讓你把他打死。現在你先躲開，去坐在自己的窩那裏喝香檳去。

喀果達：這是幹老了的行檔啦，甄納爾，成啊！（懶洋洋地。）我能收拾他，就連您也能收拾了。

甄納爾：你這怪傢伙！收拾我？你喝醉啦？一定是。

喀果達：您從什麼時候起又這樣敏感起來了？於必要時您不會消滅我嗎？哼！

甄納爾：坐到你的窩裏喝香檳去吧。

喀果達：我能辦，我能辦……

「喀果達往出走，幾乎和克爾力·福斯特相撞，克爾力穿著前襟服。」

甄納爾：晚安，福斯特先生，您簡直真像一個學者啦。

克爾力：別說笑話啦，甄納爾先生，我不過才開始學習。

甄納爾：一個人，在美國有名的大學畢業，還受過多少次獎，說他是才開始學習……這是您說笑話哪，克爾力。

克爾力：不，甄納爾先生，如果我現在開始學習，那麼可能過二十年後您叫我學者……當然嘍，如果咱們能繼續活到二十年。

甄納爾：什麼——如果？我們能活到很長久哪。我聽說什麼原子，要是把它嵌在「鐵」上，就能夠開所未聞地延長人的壽命……活到三百歲。

克爾力：這是在咱們堪薩斯各報上登着的。那裏的都是野雞報紙。今天就登着關於我的事哪，說我根本沒上過大學，反說我因為竊盜罪坐過監牢。說的這都是什麼夢話

呀！

甄納爾（欣然地）：夢話，猴子的夢話！如果咱們這個著名城市各報登載起來類似什麼克爾力·福斯特是莫斯科雇用的特務的話，那我不會以為奇怪！我不會以為奇怪的，克爾力，因為不經過我的許可他們就不敢這樣胡寫。

克爾力：我不明白您的話，甄納爾先生。

甄納爾：您嚐着我的雞尾酒，再把您那些鄉下老兒的俗禮免去吧。您就乾脆叫我莊尼好嘍。

克爾力：不錯，在堪薩斯我是一個鄉下老兒。不過問題不在這個上！它是我沒懂您的話，莊尼。

甄納爾：您不用犯腦子嘍。難道您自己沒想想這是跟誰辦事嗎？

克爾力：沒有想。

甄納爾：您瞧這才是笑話呢！我起個誓說吧，您簡直是窩囊子呢。

克爾力：我根本不曉得您。我把您來的字條給我父親看了。他說我應當必須跟您認識認識。他說：「甄納爾先生——就是社會的精華，非常闊，有大勢力，他有上流社會的風度。」

甄納爾：就完了嗎？

克爾力：是的。

甄納爾： 好一個道學老頭子。他也沒告訴您，必得怕莊尼·甄納爾嗎？

克爾力： 爲什麼必得怕您呢？

甄納爾： 必得怕，克爾力……再來點雞尾酒吧？

克爾力： 好吧。（喝下去。）您這種混合酒可真有勁，可是爲什麼我必得怕呢？

甄納爾： 必得怕，孩子，您，克爾力，假如這裏有窗子的話，憑您的體格說，很可以把我從窗子扔到外邊去。不過這也算不了什麼。您是一個小孩子，您是一個沒人保護的，就像一個五歲的小孩子一樣。簡單說吧，您渺小的很！

克爾力： 喂，莊尼，您大概把我找到這裏來就爲是來侮辱我吧？

甄納爾： 您可記住了，克爾力。莊尼·甄納爾——本人就是一個流氓和土匪的頭子——他在您面前把本來面目揭穿了。

克爾力： 您是流氓和土匪的頭子？

甄納爾： 對哦，克爾力，在堪薩斯城內有三百座教堂，可是賭場和土匪窩有多少——那只有天知道哦。這就是莊尼美麗的世界，我的孩子。您也就在電影上聽見過。您最好細細地認識我……我不是銀幕上的影子，是不是？再來點雞尾酒嗎，克爾力？（端上酒，舉起杯來。）我從

心裏祝您幸福。那麼咱們這個美好的密蘇里州堪薩斯，  
這個又美麗，又富庶，又繁榮的堪薩斯城是們什麼呢？  
您能答得出來嗎？

克蘭力：這是一個我所喜愛的城市，就像蘇聯歌曲所描述  
的一樣，是我在兒童時代離開了的一個故鄉。

魏納爾：不錯，這個歌兒在戰時倒唱過。不對，克蘭力，  
這是我們西方幫會頭子們的一個所喜愛的城市，療養院  
和休息所。他們坐車到這裏來度着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  
。他們需要痛快淋漓的享樂。我們就把這些個供給他們  
。我們不能讓東方各州的土匪們加入到我們的幫團來。  
因為我們看他們煨煉的火候還不够呢。我所說的，我們  
，就是我——就是他們的首領。

「暫停。」

怎麼樣？

克蘭力：您的氣派雖沒免革，可是招人噁心。

魏納爾：味道的好壞，人人都不爭論。

克蘭力：您可別以為您已經把我唬下去啦。在咱們美國這  
種大規模的幫會營生，永遠就這麼發達着哪。您，看樣子  
就是一個大富翁。

魏納爾：是大富翁。

克蘭力：那麼又怎麼樣哪？

魏納爾（火起來了。）：就是這樣，小狗崽子！你帶着那

些新的，進步的，美國人的摩登思想跑到這裡來了。這是你自己的事情，就如同瘋子自己瞎鬧一個樣，與我們沒關係……你要想頭朝下走，可得在你自己家門裏邊，但是你爬到社會上來了。你把進步人士的俱樂部組織成功了，你在各種社交的會場上擺來擺去的，種種爭辯和整套的爭論都由你領頭。你們又擬定着爭取和平的綱領。有某些青年傻瓜們居然管你叫領袖。並且，還不只是一些青年們……可是在沒有領導人的時候；他們不過就坐在那邊嚼嚼舌頭，等到溫斯特先生一出現，就把他們聯合起來了。這件事甚至把小貓都招樂啦。

克爾力（微笑着。）：事情要是就這樣荒唐，那麼您又幹嗎叫喊呢？

甄納爾（柔和又帶鄙視的口氣。）：看上帝的面子，請您原諒，克爾力。我是意大利的血統，看上帝的面子，請您原諒，無論如何也是我說的太肯定了。

克爾力：是的，就是這樣，可是我並不是新美國人呀，我是舊的，舊式的，古老的，想把自己的祖輩變到阿布拉姆·林肯大時代的一個美國人。

甄納爾：嘿，克爾力，這件事可真可笑。現在我的朋友中就有這樣一位，他由牧人阿布拉姆變起了阿布拉姆·林肯來了。這件事大概也是這樣，你們的林肯生活的時代，那時候連亞當還是小孩子呢。



克爾力： 您知道的英國成語不壞呀，不過，無論如何，我請您，我特別請求您，莊尼，可不許拿林肯的名字開玩笑。

甄納爾： 你想想吧，這又算什麼了不得的人物，一個見了世面的鄉下老……他不過走運就是啦。

克爾力： 莊尼，甄納爾，我跟您說，這可是不應該的。

甄納爾： 他那時候治理的是愚昧而不開化的人們，美國呀，那時候還在愚昧無知的狀態中呢。

克爾力： 我走啦，再會吧。

甄納爾： 要簡斷截說呀，我還要唾你們這位阿布拉姆·林肯哪。唾他，就因為……

克爾力（強硬地。）： 莊尼，照這樣我非打您的嘴巴不可啦，您從桌了後邊給我走出來，我要打正面嘴巴。大富翁，不說謊，我要給您一個嘴巴！

「喀果達沉默而迅速地從壁簾那一面露出來，和沒看見他的克爾力併立在一起，往前探身，好像從壁簾那裏拿起一隻手槍似的。」

喀果達： 對不住，福斯特先生，您把手槍掉啦。

克爾力： 什麼手槍？我沒有。

喀果達： 那裏這是什麼？牙籤？

克爾力（喊起來。）： 我不會掉手槍！您是誰呀？！

喀果達： 我是神仙。